



五月槐花香

卜高昕

旅英小札(七):巨人湾

□苇航

蕊嘉君:

你早有北美之旅,不知是否留意过当地儿童与社会的关系。在游玩巨人堤后,我们前往贝尔法斯特参观一家历史悠久的造船厂。这里诞生过名气最大的轮船无疑是泰坦尼克号。我最初了解儿童在西方社会的地位,就是源自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。这部佳片,风行全球,LV包包从此走红中国,倒是《泰坦尼克号》传递的贵族精神,即危难之中先救妇孺,早已为人忽视。后来前往新西兰求学,只是在乘机时看到小孩的家庭可以优先登记,便觉得西方人对于儿童是照顾的。

本次英伦小游,因为小儿同行,我格外注意儿童的地位。小儿申申不满三周岁,在许多人的观念中,如此幼龄,出游纯属白搭。尽管母亲和我一路疲惫,但是申申十分开心。尤其是他能在旅行中不断拓宽视野,我为此开心。诚然英格人相对古板,苏格兰人、爱尔兰人相对和善,但也未必全然如此。申申长相不错,又很热情,属于自然的乐天派,走到哪里,笑到哪里。不少外国人也属于中国当下流行的“外貌协会”。有的是百货公司职员,有的是进景区的工作人员,有的是酒店的他乡游客,他们见到申申会笑着点赞 Hand-some、Pretty、Beautiful 和 Cute (美丽、可爱)。在 Cairnryan 港口,一位来自纽卡斯尔的壮年妇女,还

主动递给申申长长的巧克力,说是给小帅哥的礼物。当然这种对儿童的爱,充满人性,似乎有些肤浅。

值得我们深思的是,西方社会对于儿童的关怀,更多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关怀。近年来,中国许多大城市也已建成不少公园,可供孩子游玩。在英国,公园处处有。伦敦白金汉宫前方、巴斯连体别墅附近、剑桥停车场周围,都有大片大片的草地,父母陪着小孩在那里游憩。爱丁堡市安德鲁街畔是一个正方形草地广场:绿草青树红花,阳光微风空气,环境优美和谐。申申和奶奶在广场上走来走去,看到三个苏格兰小孩坐在公共躺椅上,他便上前说道:“hello,给我也坐一下吧。”苏格兰小孩听不懂中文,却明白他的意思,一起跑到别处。来了一位印度男孩,约有四五岁。申申又不躺了,立刻起身追着他玩。两人语言不通,但是哇哇哇一通,竟然趴在一处,头挨着头看着手机中恐龙卡通片。还有贝尔法斯特船厂前面的巨大现代化广场,干净整洁。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父亲正陪两个儿子踩脚踏玩具车。申申好奇地看看两个同龄小孩,那位父亲便主动让儿子将一辆车子推来,让申申也试一试。分享是不分国界的。尽管没有过多的言语,绝佳的环境也为小孩交友营造良好的氛围。人文关怀的感触更多。登机有

马走天下

申申,我们便利多了。印象最深的是登机。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回国,德国人显得非常绅士。上机前,通告牌上写得很清楚,头等舱、商务舱、残疾人、小孩依次优先登机。我带着申申,按照规定,排在最先登机队伍的后面。前面的客人,以及空客服务员,一起向我们示意,没有残疾人,小孩优先。我们成为最早进入机舱的客人。当然,这个待遇我们在上海机场时也享受过,令我感到非常欣慰。法兰克福机场、都柏林机场、Stena Line 轮渡,都设有儿童区,抑或提供免费玩具。申申由此玩得很嗨,并与德国小孩、意大利小孩、英国小孩、爱尔兰小孩有过简单的交流和互动。正是在一位德国小孩的鼓励下,申申也勇敢地爬上了两米高的游戏台。令我难忘的还有爱尔兰国家美术馆提供免费的蜡笔、纸张,供任何一位参观的小孩学画。美术馆还聘请一位画画的老者,随时为孩子们提供指导。画板上挂满着孩子们的涂鸦。一对爱尔兰兄妹还带着申申学画,和他说上几句连我也不知所云的凯尔特语。

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,无论国籍和种族,每个小孩都受到应有的爱护和尊重,他的智慧、天赋,方可发光。欧洲人不笨,儿童才是社会的未来。

苇航

母亲节于东皋

寂寞如猫

□秦莉萍

“咣当——”一声,瓢甩出老远,在堂屋的瓷砖上转了几圈,还“咣当咣当”响了无数声,最后声音慢慢减弱,至无声时,瓢终于安静下来。在瓢刚甩出去时,母亲几乎是与瓢同时坠地,只不过母亲是右膝盖跪地,屁股“噗通”一声冷不防地摔在地上。

这是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给母亲时,她说给我听的。瞬间,心悬如敲鼓。膝盖跪地?屁股坠地?母亲的膝盖本来有滑膜炎,多年来一直腿痛,这一摔跤,不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电话这边,我眉头紧皱,问这问那。母亲在电话里嘻嘻哈哈,继续描述事发场景:摔倒后,没有立即爬起来,而是用手揉了揉膝盖,然后慢慢扶了靠墙的一把木椅站起来,随后到火笼屋,拿出跌打损伤药水,对着膝盖喷药,然后就着火笼屋的火边烤边揉。

连续几天追踪询问伤势,还好,事后并无大碍。但以后每天中午近一点时,我必得给母亲打一个电话,问长问短,吃了啥,忙了些啥,做些啥,事无巨细拉家常。

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,当儿

女慢慢长大,不经意间发现,父母仿佛突然就老了,而当双亲中有一人离世后,唯恐另一方孤寂寞寞。

最怕听到母亲的电话突然响起。那是一种没来由的担心和牵挂。

一日,晚上和先生散步,行至一僻静处,电话骤响,掏出手机,是母亲。啥事?莫名不安。按照惯例,中午我已和母亲通过电话,一般情况无紧要事情,母亲很少打电话给我,自从父亲离世,为了驱扫母亲心中的伤痛,每天中午通话冥冥之中成了我们的约定。

咋了?我按下接听键。

晚上肚子痛,上吐下泻。电话中,母亲声音疲惫,虚弱无力。

中午打电话时不是好好的吗?吃了啥了?说了你偏偏不听,那些剩菜第二天不要吃了……我焦急数落、埋怨母亲。

不是因为那只黄猫?不是吃了剩菜的……母亲虚弱回应。

迅速开车赶回去时,母亲已简单梳洗、换衣,我说马上去医院。母亲却执意要去看乡村医生。接母亲到小镇的家,服下止泻的药物,一两

夏日豌豆

□明前茶

李薇去希腊旅行,给我带回的礼物是一瓶陌生的种子,有玫瑰红、黑色、白色、粉红色等各种颜色,还有暗灰色上面有斑纹的,图案漂亮如云烟纱,这是哪种花的种子?李薇笑道:“连你最爱的豌豆也认不得了?希腊人叫它神仙豆,说是可以带来好运;还记得小时候,我去向阳冷饮店,吃他们做的豌豆冰激凌?”

怎么会不记得?多少年前,上海的老牌冷饮店里,一到鲜豌豆上市的季节,就有豌豆冰激凌出售,一个绿球一毛六分钱,三毛钱的是二绿一白两个球,上面都撒满一种翠绿生脆的植物碎末,插着一片薄荷叶。店里的老式风扇悠悠转着,盛冰激凌球的搪瓷盆和塑料座椅都是淡绿色,孩子的鼻尖上都挂满了汗珠。没有空调的年代,含在嘴里的一点凉气,才显得那么珍贵。冰激凌不很甜,回味有一种豆子的鲜香,十分奇妙。那时的一毛六分钱可以买四支赤豆冰棒,对小孩子来说,尝一个球,也是小奢侈,我们通常是两个女生结伴去,买两个球,可以多尝一种味道:白色冰激凌球是白豌豆泥混和大量奶油做的,与绿豌豆泥混入蛋黄做的冰激凌球,口感大为不同。我们曾汗津津地挤去售货员,冰激凌上撒的脆生脆的东西是什么,售货员说,就是豌豆荚啊,豌豆趁嫩摘下,里面的豆子还细得像芝麻,外国人拿它炒了吃,光吃豆荚!受此启发,店里的老师傅将这种豆荚焯去生腥气,晾凉切碎了,装饰冰激凌球。

我们大开眼界,这才上海!可以将豌豆和扔掉的豆荚,做成这样洋派的美食。我们还嘲

笑外国人的心急:他们竟连等豌豆长大长圆的耐心也没有,竟然宁可吃豆荚!其实,若干年后我才明白,专吃豆荚的豌豆学名“软荚豌豆”,俗称荷兰豆,营养天生在豆荚里,清炒后豆荚颜色翠绿,清脆爽口;我们剥豆炒食的豌豆是“硬荚豌豆”,与之完全不同。

豌豆一上市,粽叶也长宽了,拿在手里可以当绿剑挥舞,家家都在泡糯米,切咸蛋、酱猪肉,准备包上一大锅粽子。咸蛋粽和大肉粽都吃腻了,舅妈灵机一动,“可以包豌豆粽子。”白糯米,草木灰水,一点葶料也不要,只是在加米加到一半时,舀上一勺豌豆沙。煮熟后,粽子是绿莹莹的,非常软糯适口。多年前,民间将包粽子当迎接盛夏的仪式来做,用料非常讲究,豌豆煮熟后用勺压出泥来,一定要用白纱布过筛去皮,这样才不会有豆皮的涩味,也不会出现豆皮卡在喉咙的狼狽。

豌豆泥还可做的一样美食,是仿膳点心豌豆黄,舅妈说,她很小的时候在北海公园仿膳茶社吃过,但仿膳茶社是用进口的德国老冰箱做的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家中还没有冰箱,舅妈就用密封性好的广口瓶来做,在豌豆泥里拌入白糖、桂花,倒入广口瓶中,封严瓶口,放入网兜,吊下井口,过三个钟头,拉上网兜来看,广口瓶的外壁结一层冰凉的水雾,瓶里的豌豆黄已凝冻成软糯块状。

利用家中的老井,做成了仿膳点心,舅妈第一个就想着给邻居老宋送去。其时,孤寡老人老宋刚因为伸过墙来的青梅树少了很多果子,和舅妈闹了一场别扭。装豌豆黄的广口瓶握在手中,老人的手颤抖起来,他闭目,微笑着抹泪,他的眼泪,我今天还记得其中感慨万千的滋味……

成都印象

□梅莉

从成都回来后,回味了很久才决定写篇文章。游城市如看电影,有的看过笑过转身便忘,有的却余味缭绕经久不散。成都,带不走的东西很多,最主要的是巴蜀悠闲酷耍的气质:像过去有钱人家的少爷,又笃定会玩,还有趣。

有人说最具成都味道的地方当属宽窄巷子。宽窄巷子游人如织,人一多,我就想快速走完这两条民俗小街。在宽巷子里惊讶地发现,有很多游人并不像我这样急于逃出人群,相反,他们躺在竹椅上,闭上眼睛,很享受成都著名的“采耳”之乐。民间有三大快活似神仙之说:洗澡、捏脚、掏耳朵。掏耳朵雅称即采耳。既然师傅们能设摊卖艺,想必手艺炉火纯青,我虽很想尝试一下,但想想在大庭广众、众目睽睽之下,这原本属于悠闲、私密的采耳享受过程肯定大打折扣,于是放弃。实在佩服那些在众人眼皮下,被采耳师傅催眠到酣然入梦的人,其中包括衣着光鲜的美女,任路人拍照围观,他们也毫不介意,心真宽,果然“方寸之间,宽窄自如”。这应该与人的个性有关,反正我做不到。

到成都,川剧变脸必看。变脸是压轴大戏,前面演的是川剧名品《耙耳朵》,说一个男人怕老婆,川人叫“耙耳朵”。一直觉得四川话是方言中最易懂的语言。一书生(丑角)迷恋赌博回家晚了,其美丽泼辣的妻子怒其不争,让他滚灯受罚(滚灯是川剧中久负盛名的独门绝技)。怕老婆的书生,早已练就一身好本领,顶着灯碗,任妻子怎么使坏,一番摸爬滚打后,他头顶上灯碗就是掉不下来,灯火还照常亮着。最有趣的是,主持人问底下观众,除了四川男人“耙耳朵”,还有别的地

方也有“耙耳朵”吗,立即好几个天南地北的男人举起了手,看来大家都以怕老婆为荣。

去熊猫基地看又冤又萌的大熊猫,也是一次都市病的治愈。以前看过一部电影《功夫熊猫》,如今想想,其实熊猫是有功夫的。它能把笨重的身子轻松自如地架在高高的树枝上睡觉,四肢自然垂落,绝不会摔下来,这不是身怀绝技是什么。且不论围观者众,环境嘈杂,它都可以深度睡眠,这一点,人类要向它学习。以前总觉熊猫吃竹子是吃竹子,见过才知道,熊猫吃竹子的样子凶猛如劈柴,无论是多粗的竹,它都像人吃甘蔗一样,把竹子表面的皮撕下来扔掉,然后吃竹肉。“嘎吱嘎吱”地吃得那个香啊,早已忘记自己原本也是肉食动物了吧。

在成都,还和一个有趣的人一起吃过火锅。此人是先生的大学同学,当年毕业后留沪工作,出差在火车上遇到川妹子,一见钟情,娶她为妻,就投奔妻子定居成都了。他自言没出息,人说少不入川,他却正好相反,如果当初留在上海,也许就不是今天这副模样。他把自己说得似乎很惨。后来才知道,他其实是公司老板,业余爱好是玩滑翔伞。然后,他就开始三句话不离滑翔伞了,眉飞色舞:说准备在哪里建一个滑翔伞基地,说飞翔在天空的种种快乐,说自己与世界各地的伞友们到处玩滑翔伞,天气好的时候恨不能天天上天飞……但苦于世俗生活的制约,不得不经常委曲求全讨好妻子,征得妻子颌首后才能放飞。六不知为什么,他让我想起了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里的斯特里克兰德,满地都是六便士,他却抬头看见了他的月亮——滑翔伞。

徽州人的他,俨然已是个正宗成都人。

心窗片羽

万家灯火